一步一腳印——我在淡江所走過的路⊙陳元音

民國十八年生，臺灣省彰化縣人

淡江英專第一屆畢業

淡江文理學院第一屆畢業

曾任本校教授、英文系系主任、西洋語文研究所所長、外語學院院長、美國曼卡度大學交換教授

民國八十三年自本校退休

現任華梵大學教授

一

七月初的一個午後文學院院長傅錫壬先生來電表示今年十一月八日是淡江四十七週年校慶，前董事長張建邦先生特別吩附他向筆者邀稿寫寫感言之類的文章登在《淡江四十七年》的散文集中，因身為淡江人，對淡江有著一份難以言喻的感情，所以筆者義不容辭的答應了。其實一向最不喜歡也不善於談論或標榜自己的我該如何來談自己和淡江的關係呢？但是想起自己過去四十餘年來在淡江所走過的每一步路和點點滴滴，心中的「詩神」勸我說：「你還是提起筆來寫寫你和淡江的因緣吧！因為你們的因緣深厚得無人可比，難道不是嗎？」筆者自問文筆不甚佳，但是因對淡江始終存著一份無法割捨的深厚情感，於是寫成了下面這一篇。

二

筆者與淡江的因緣可由民國三十九年談起，恰與淡江的歷史一般長，當年「淡江英專」已正式立案成立，創辦人張驚聲先生剛從大陸回臺不久，以他遠大的國際眼光創設了這一所當年唯一的私立大學，以「浩浩淡江，萬里通航」為其理念，旨在培養外語人才以促進臺灣的國際化。當時剛從建國中學畢業不久，眼見漸漸邁向國際化的臺灣，唯獨對英國語文特別感興趣的我，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以優異的成績進入淡江，又以名列前茅的成績畢業，成為第一屆畢業生，還記得那是一張好大的畢業證書，也是唯一的一張，至今仍被展列在校史館中。想起當年的淡江尚未有自己的校舍，暫時借用淡江中學四間教室和一間辦公室。其實這並不稀奇，三百七十多年前美國哈佛大學剛成立時不也是借用波士頓的一所教堂，以培養牧師為宗旨而開始的嗎？兩年後董事會好不容易向臺北法院租用坐落於博愛路在當年的警備司令部邊的一塊地，蓋了六間教室與一間禮堂，我們這一屆便是在此畢業的。搬來城區增添了不少方便，交通亦便利多了，更重要的是師資也加強了不少，除了原有的數位淡水長老教會的外籍老師外，另從臺大禮聘好幾位著名教授，諸如：沈剛伯、英千里、朱立民、李本題、郭博信等，皆為一時之選，為淡江的師資陣容打了一針強心劑。

民國四十二年畢業的夏天，筆者考取考試院舉辦的高等考試英文甲等特考，本於服完預官役之後可擔任官派公務員，但因同時也考取聯勤總部舉辦的「翻譯官訓練班」，於是參加了為期四個月的中英文軍用英語翻譯訓練，結訓後被分派至美軍顧問團協助美軍顧問訓練國軍的工作。因一向工作認真積極，在服務於美軍顧問團的兩年十個月期間，多半與美軍高級顧問同進同出，在這段期間中，自己獲得了不少待人處事的道理，同時對於當時國軍各方面素質的提升，也可謂小有貢獻。以編譯官少尉名義退役不久後，無意中接到張建邦先生的來信請我回母校一談，當時筆

者還不認識張建邦先生，只聽說創辦人張驚聲先生的公子從美國學成歸國，在淡江擔任教務主任一職。

從軍中翻譯工作退役的第二天，筆者去博愛路的城區部晉見了張建邦先生。兩人一見如故，張先生拿起第一屆的名單和總成績表，翻出筆者的成績單表示，淡江現在需要像我這樣的人，邀請我回母校擔任助教，月薪是新臺幣八百五十四元。筆者十分猶豫並沒有立刻答應，因為當時是有二、三家美商機構也希望筆者能去工作，他們的月薪至少在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在深思熟慮之後，深覺自己對教育工作十分熱愛，願意以教育英才為己任，為社會培養優秀的人才，盡一己微薄的力量，而且對母校的栽培之恩更是銘記在心，想以實際的行動來報答淡江對筆者的恩情，於是最後還是答應了張先生，終於於民國四十五年二月份開始回母校服務。

三

當時的淡江已在淡水的五虎崗上蓋好第一棟三間教室的宮殿式平房，而前面的克難坡也已完工，那時的淡江仍只有英語一科，教務主任已改聘了翟桓老教授，教務處的職員只有兩位：陳樹人與汪希，助教也只有四人：張繼昭、黃美序、劉偉夫和筆者。翟桓老教授很欣賞我，希望我晚上去城區部教英語補習班的課，那時整個臺北市尚未有英語補習班，所以堂堂叫座，補習班同仁有李本題、董世祁、史慎芳、英千里、朱立民、郭博信和翟桓老教授自己，都為才學兼備的優秀人才，難怪當時淡江的英語補習班被傳頌一時。第二年淡江創辦密集訓練的五年制英語專校，每年招收兩班，每天上午施以四小時的密集口語訓練，下午則開一些其中的一般課程。教務長指派吳汝榮教授和筆者各擔任一班每週二十小時的密集訓練，學校因此特地買了一部二手貨的軍用小卡車充當交通工具，接送我們兩人自五虎崗和淡江中學之間。所以筆者在淡江擔任助教的三年

半期間幾乎都是在教書，白天每週二十小時，晚間六小時，當時還年輕，再加上對教育工作的熱忱，所以並不覺得很累。這期間國文科、數學科、化學科也陸陸續續成立了，校園也慢慢的開始熱鬧了起來。接著宮殿式上頭的行政大樓、活動中心、化學館、科學館、視聽中心館、小型眷屬宿舍也一棟棟的完成，開始略具學院規模，可謂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早期我們利用植樹節種植的小樹苗，現在都已長成大樹可讓後人乘涼了。每一棟建築物幾乎都可說是在筆者的注目之下完成的，現在的校園中，除了去年蓋好被譽為全國最完善的圖書館外，一草一木都是在筆者的眼中茁壯，一磚一瓦筆者也都曾踏過。

當淡江改制為學院時，筆者已是專任講師很久了，因為種種不可抗拒的因素，所以在當時一直沒有機會出國進修的情況之下，當然選擇參加補修學分班，於是又成為第一屆的畢業生。不久經激烈的競爭下考取美國國務院傳爾布萊特全額獎學金，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英語研究所專攻美國文學；學成歸國後不久則順利升等為副教授。當時的外文系系主任是鈕李琳老夫人，她的年齡長相、背景以及談吐都很像蔣介石夫人，後來禮聘了臺大教授朱立民接任外文系系主任，並且也成立了西洋語文研究所，於是筆者在系上和研究所開課教授專業的課程。朱立民先生升任臺大文學院院長時，筆者同時接任淡江外文系系主任。那陣子真是忙得不可開交，因為當時淡江上課地點分為校本部和城區部，而三、四年級在城區部上課，當時的「大一英文」和「語言練習」的教材都是自編的，真是辛苦了同仁。同時校本部和城區部分別成立了視聽中心，其中的實習設備為全國獨創，在當時來說是非常先進而稀奇的。當時張校長請筆者也兼任這嶄新的單位，於是筆者在校本部有兩間辦公室，在城區部也有兩間辦公室，忙得有時連「本尊」、「分身」都搞不清楚了。

當淡江仍然是學院，遲遲無法改制成綜合大學時，筆者藉

著難得的機會應聘為「美國學者團體協會」（ACLS）美國研究學者（American Studies Fellow）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從事美國研究一年。也就是那一年在美國蒐集了一些資料以英文撰寫了一篇「淡江不僅僅只是一所學院」（Tamkang Is Not Just a College），呼籲教育當局讓淡江改制為大學。回國時吾師朱立民教授提早自臺大退休，應聘為淡江大學的學術副校長，他當時負責國際學術交流的工作。而當淡江改制為大學時，筆者已是正教授好幾年了，經過數任系所主管退下來，學校又苦於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於是找筆者考慮再擔任系所主管，雖然明知「好馬不吃回頭草」，但是為了學校著想，還是「回頭」吃已變黃的老「草」，而且吃了好幾次，結果筆者在淡江服務的三十九年的歲月中，擔任主管的時間超過三分之一以上，包括新成立的外語學院院長一職在內。期間曾利用教授休假一年應聘美國德拉威大學客座講學；一九八六年應聘美國明尼蘇達的曼卡都州立大學人文研究所之邀請，以交換教授的身分講授「禪與文學」和「傳統東方文化」，或許是因為題材新鮮，所以頗受學生歡迎。回國後，在西洋語文研究所亦開授「禪與文學」多年。至今西研所經筆者指導的已有二十多位已獲得學位的碩士論文，其研究都是在「禪與文學」方面。筆者回顧至此，深感欣慰。於民國八十三年，因年滿六十五歲，正式退休時，發覺已著作等身，專書（以英文發表）兩冊，四、五十篇在國內外發表的學術論文。升副教授後幾乎年年獲得國科會與校內研究補助，並曾榮獲教育部優良教師獎狀與獎金，之後獲頒「淡江菁英金鷹獎」而被推舉擔任四年的菁英聯誼會會長一職。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真是既驕傲但又慚愧，淡江三十週年時，當時三臺聯播節目「路」的製作人好意考慮如何在「路」的半小時節目中，為淡江做點宣傳的工作，首先他先邀請張建邦校長擔任主角介紹淡江三十年的成就。張建邦校長很客氣自覺不方便，於是推薦了筆者，筆者當然是義不容辭的答應了。因為我這一輩子，到現在都還沒有學會向任何人說「No」。所以即以殘缺的學歷和較為完善的研究與服務，硬著頭

皮，聽從導演的安排，從淡江大學的源頭－－淡江中學、校本部、克難坡到城區部，坐上攝影車不知跑了多少趟取鏡頭；有時扮演英專時期的學生模樣，在教室假裝教書，在草地上與學生討論的畫面，可說是應有盡有。他們還到我家拍我的家人、書房、生活起居等，最後終於剪貼成僅僅半小時的節目。當時臺灣只有三臺電視臺，全國觀眾在黃金時段的晚上七點半至八點是不會錯過的，甭說是三臺聯播的節目「路」了，學校將此節目當做是最佳的文宣之一，於是校慶前後與貴賓來訪時不知放映了多少次，筆者真是獻醜了。

四

三年前筆者正式從淡江以最高年功俸退休後，應曉雲法師創辦的「華梵人文科技學院」（現已改制為華梵大學）禮聘擔任筆者協助成立的「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以及「外文系」的主管，這又是義不容辭之事，因為曉雲法師是筆者及家人皈依的導師，多年來利用週末幫忙籌辦以佛教教育為宗旨的學府。先是以董事長身分參加，而現在是以行政主管協助這樣有崇高理念的大學，能以一點「剩餘價值」為佛教教育貢獻些許力量，已心滿意足了。筆者活了一輩子，從淡江師長、學生、社會人士、鄰居、同學和朋友身上學了不少；我從來不生氣，一向心平氣和，以悲智的心情對待所有周圍的人，我只記得很多年前毛樹清老教授說我的一句話：「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陳元音那樣，這世界就沒有戰爭了」。

我與淡江的因緣直接間接的幫助了我享有一個非常圓滿的家，今年底我和內人將慶祝四十六週年結婚紀念日；女兒麗芬自臺大外文系畢業之後，赴美攻讀碩士和博士，念的是比較文學，現已成家立業，目前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擔任副教授。女婿是MIT的博士，在美國杜邦公司擔任資深工程師，他們有一女在香港的一所英國小學念一年級

，兒子仲彬自政大外文系畢業，也早已成家立業，自己經營一家公司。他的女兒亭儒自聖心女中畢業，去夏進入淡江歷史系，她從小就和我們兩老住在一起，因為她很孝順，怕我們會寂寞。這次她進入淡江歷史系，我們兩老都很高興，因為淡江在步入第三波的同時，終於也進入第三代了。

張建邦先生過去四十多年來一直十分關心我，他一直沒有忘記我，讓我時時刻刻覺得淡江就是我的家，確實一點講就是我的「academic home」。筆者和淡江一起成長，陪伴著淡江走過每一條路。在校園中，歷屆董事長、歷屆校長、同仁、學長和同學等都是筆者感恩的對象。今天收到張建邦先生的親筆信函，還附上兩張孫女亭儒深具紀念性的照片，更讓我覺得不知如何感謝張先生，最後筆者由衷祝福張前董事長、林前董事長、現任董事長、董事長會的同仁、全校師生以及所有幫助過我的人，身體健康、吉祥如意、校運昌隆。